

箕谷文鈔

質谷文鈔卷一

海昌查揆梅史著

聖駕巡幸淀津閱視河隄恭賦

謹序

惟稽古同天峻德所被灑沈澹災故夫六府孔修奮庸水土
虞書巡狩之典次以濬川鬻河櫛繁省方先務放勲曰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傳謂百姓畿內民庶也又攷堯詣
姑射陞首山游河渚堯都平陽近兩河間姑射在其界首山
卽雷首在蒲阪南述征記齊地記皆以爲巡狩所登然則
聖天子壇四奧釐四海表提類考疆域汜濩布澤始自京圻
尙矣故文命隨刊昉于冀州謹案津淀今之畿甸也我
皇上孕虞育夏鉤河撓維德至於地地曰作昌嘉慶六年永

定隄成九年千里長隄成咸曰休哉嘉氣四塞

皇上顧猶念畎澮之未疏也穧種之未遂也橐相鳩滌之或未禴事也曰是我

高宗純皇帝所五巡周視以弗懈於宣防者也予一人曷敢自逸豫乃諏吉辰展鑾輅以十三年之春巡幸淀津履視隄防誕敷闡澤甚盛典也仰見勤民法

考之心竊效拜手賡歌之義謹獻賦曰

今天子宵衣旰食樂御禮輿榮光曜乎箕尾攝提貞乎執徐恐封仂之未虔屬三祗以戒途諸神人于津淀陋庚子之獲符五曜順軌六扈遵渠林林總總赫戲輝煌以達乎直沽懿夫巡之爲言循也乃補助乎陶甄水之爲言準也蓋養物以

平均緬觀河以游豫曰時邁以懷民玉衡法天五歲再閏

聖契昊緯冀階効順歲得之而日長地得之而河潤惟

聖人之先天數春陽而發軔若乃溯天漢于東方分星躔於
析木覃懷接畛衡漳湊輻太行恒山水傾其腹千里以東如
蠅趨壑汾沚沸渭曷乎川陸逾河間之大郡指瀛壖以歸宿
淀別東西漲分秋伏貫七十二清河而東之儼瓠甌之建屋
伸蓬萊之左股湧大蕃於坤軸闐咽海市波聲若雷搏桑雞
鳴高城旦開何憚餘於富庶信

帝德之孳芟其地則收收芸芸旁唐泐奮隼歸冕牢盆浚
澤雁戶熬波鯨背曝雪漉土作膏糅素成纈霍繹紛泊萬壺
區列命聲收以調辛何夷吾又膠鬲若夫視典稽圖各岳考

牧玉簡授地金匱鎮瀆時倣春揭非徒刻廟九疇也孰成畦
塋非徒觀聽四履也承安繼治察繆開而證碣石彼鑿二十
重轅十七湛者尙未足以擬減水分流別塗歸海之
睿畫我

皇上乃以緬

前寧而一揆也導河積石派別爲三龍門拗怒西流趨趨孟
諸洛汭厥爲南河滹滹汧汧大伾北折徒駭東漫覈夏書之
滌源據帝都以爲斷繫文命之勤勞首冀州以爲冠矧密邇
于斗樞懋鱣濤之外捍屬清口之合龍慶閼流以瑤冊旣騰
歡于丹陛嘉平成而布澤荒始和而覩土軫東方之鹹鴻絜
前聖之廟謨紛纒雷於礪墉亘偃虹以蜿蜒法攢濡於在首

越作疆與困敵屹兩隄以舒嗣糜水衡以億計非皇仁之所
惜曰乘春以泮英飭野虞於郊場察塲流於防庸先備儀於
宗祏仰

東陵以愼慕告孝禧於無斁

法駕始導上儀告備顏倫奉輶義和擁轡殷殷軫軫五校七
萃飛黃婉嬋乎嬰瓊重英鈔愷乎鍼秘撫丸松戒宗祝潔几
筵省棖桷肝饗豐融肅乎穆穆發祥流慶於萬斯年烏奕乎
姬錄迴方欽鳴和鸞遵原隰厯上蘭指南苑以宿駕箭馳道
以飛翰庶草向榮條風獻綠期門伋飛之士鯨函扈帶它它
然藉藉然訶春蒐而希騁逐天子乃建元弋闕朱綬縱騶虞
于靈囿馴文雉于長林蓋將循禹蹟而東邁託海斐以蒼黔

罷羽獵踰涿鹿樓桑薈以承蓋紫泉漱其鳴玉八景宏璉六
飛螭轡麟駒駒蒞趙北口

天子乃屏逍遙之輦御安福之艦芹汴單複螺港縈紆濠中
流之鳳舳祛黼帷而容與羌編郎與衛士視鷁首之所趨譬
四維之廣運幹玉紐于璇樞于是眷淀汜於中沚擷溪毛之
紛披答川瀆之靈貺忻富媼之保釐殊藐姑之禮聖豈沮洳
其拜師指津門以前導望新雉之參差清塵馭乎雲罕惠風
轉乎蓮旗披璿圖于白澤驟玉軼以青螭千乘萬騎琴麗威
蕤榮光告瑞於水次朝華抱珥於晴曦川藉響于華棹鵝引
籟於森纚信鳧藻以三呼徵棣通於八達策輕騎以省民謝
翊衛於鉤陳攬崇墉與比櫛若翔羽以泳鱗朗黃桴之高唱

恍憂拊乎韶鈞知九扈之奠壤慰八表之同春俟我

后其悅豫進候亞以咨詢謂金隄之孔固旣嗟穢而通湮庶
平秩于東作瞻農祥以向晨咸唄儼乎熙景聚臺笠而莘莘
然後展軒馭駐夏葦憩柳墅

御黃幄審湍鬻資溉沃所其無逸惟日不足則見夫輪灌甯
淪徂東自西滔滔遠引悠悠輕漸抱充負冀噓尾喻箕翔陽
掘鯉撼軸駭犀沕或濡狐窠莫測蠶潢池咫尺巨浸孰稽彼
大沽小沽海河逆河會潞波于永定合衛水于滹沱青灣騰
夫神漢白溝沸其驚渦莽尾澗之所赴况蹢躅之可訶縱橫
犄角盤盪激箭勢折仄仇聲砰盪澱汨楊村以近畿洩桃園
而遶甸滙淀水以廣舄矧文安之合流稽遼宋之分界迹元

明之互修趣水庸于墊溺責地防于蛟蚪雖瓠子之發詠終
匏瓜以貽羞疏濬並施云我

列聖塞漫瀉淤皎然利病亦越

高宗相度文安辛巳辛卯焚樅心殫永定入淀道改安瀾駛
柳全以涓注沟草壩之急湍察瀦蓄之過緊移條河以就寬
尙停沙之誌惕貽五字以不刊

繼體立極聖哲踵武區畫增治持衡絜矩格隄長隄外扞內
護沙田瀾其綠畦炊烟騰于翠浦

屬車蒞止元紘効靈微波不動纖響自洽濯清歌掇芳馨漚
晃當蹊菱芡交汀兩岸帶霓百堵偃甍於舳躍乎碧澨穆如
起乎青萍遂乃升崇臺凌傑觀覽萊嶷之所窮據壺嶠以爲

案指鵬扶之扇空相鼇極之立榦肆元覽以旁洽爰升紫而
幽贊剡泰符以受筴愼明禋於旣灌樂庶彙之繁昌錫溫言
以號渙 蹕路所經雲合景從簪汜畫塗壤叟轅童咨汝三
輔其免租庸五更三老擊轂摩肩沐日浴月有此華顛咨汝
黎獻其禮高年翹材詵詵奇毛刷駿刊刻夏圖扶搖軒鏡咨
汝異等其籲寒畯宵雅鼓篴綿蕞在宥人蔚周序文勃賁繇
咨汝造士其廣孝秀九牧負弩三事扶輶秋蹕奔走左右鸞
鑣咨汝考詢其敎百僚舸舫萬翼蜿蜒衙衙游泳

聖澤如魴如鰕咨汝虞衡其卹舟旅翟葆表屯蘭綺警畫望
塵灑道職志奔湊咨汝禡牙其犒營堠恩旣周薄膏若浼
曰咨汝衆葑菲予采亦有執法七科惟允曰咨曰吁貸所未

忍澍稠睨于春旬表哲謨於九有惟夙夜之宥密乃肆靖乎
法守初薦福於靈囿培丕基以博厚循休豫於青陽稽提挈
乎白阜協觀風而展義紀歲華于章部日月麗其栴栴星漢
資其干揆豈橫汾之足喻杭潢洋以左右繩斗門于青滄慨
汙邪以萬畝溥仁化于九圻樂菑畬之伊糾揆清寧之休徵
垂班輯于我后效賡載於虞廷頌緝熙以晏壽

聖駕巡幸盛京展謁

祖陵恭頌

謹序

聞翠嫵寶牒贊軒轅之白圖華渚貞符修元翼之赤紀纂戴
千於鏐檢若水虹流溯荷勝於金滕丹陵電遶是以地標石
紐赤靈著履已之文天眷扶都玉女冊主癸之字雖上陵之
典始炎漢之史書而徂岐之詩昉成周之宣理欽惟

皇上御極之十年四術鉤繩兩儀靈載指蓮旗於隴蜀銀鵲
無聲曜蘭綺於巴寶金鷺入貢冰蠶火鼠合轅壤之謳歌東
鰈西鷁一車文於尉候固已受泰元之神筴券賚十華敷員
首之珠函宸頒五始衣裳禕而應識緯於綠蛇鍾石譖然諧
韶節於元鳥乃於罄地呼嵩之日溯開天升陟之年於紹聞

衣德之初展配帝饗親之典六龍時邁五輅翔行以八月之吉祇事於

三陵禮也懿夫皇輿灑灑地肺鈎連控渾河於西南引遼海於戶牖雕氣上蘭家之谷熊光騰鶯落之山霧蔚雲蒸挾混同之體勢龍盤虎踞攬長白之襟裾我

太祖

太宗起金箭於東方畫玉斧於南陸殷墟耆定狼銜景亳之鈎洛邑來朝龜負滎河之璧醫巫作鎮芝泥石礮之封辟翳承流貝闕琳房之氣爰自建州大我瀋水猗歟盛矣

皇上考秋豫之儀協嘗祭之典四游浩穰七校鮮扁白藏祀載黃圖禡牙繩河曉轉烟煴析木之津蹕路宵駸駸還元莩

之郡維時金鑣警且玉軼尋秋淦輕寒於御衣拂疏柳於
行幄棧鐘動而霜華凝桐鼓鳴而晨旭曙由是垂旒二虞攻
駒三扈輦路敞招涼之館垌野開暈縈之臺琴麗難翹紛
敷豹尾邊風起而翠帽低遙淀渾而籠冠肅鈞臺之享斯開
平陽之祀爰作則有三靈翊衛六驥踟躕緬景命之初基
想緝熙於前烈瓊衣宛在瑤冊猶封軒籙鐫璜堯祠瘞璧
問弓劍于橋陵設裳衣於原廟周禾鄙黍肅邕灑水之和亦
帛元纁宛委會稽之窆鳴球曼石聆匏奏於六英瑤戚朱干
眇幡舞于九德大孝備矣於斯爲盛旣而方鉉迴輪圓鑒
承蓋兩階于羽繼王會於蘿圖四壁草蟲寫幽風於采殿無
射鳴而乙帳開綈弋披而寅陞麗夏邑刑延喜之琬虞廷樹

進善之旌諸部夷龕外藩質館於是庇萬藹于寶胄集栝矢
於總章桂醕蕙肴曼壽艷宮之晏南琛西賁臚歡雍時之游
文始五行九賓飫其鐸舞葆佾三夏六服辨乎笙詩豈猶夫
張樂膠葛之野訪道崆峒之郊虛事員游無關表正者所可
擬于萬一哉然後返瑤光之舍扶顏倫之軫鵬翹華離鼉梁
窈窕新豐雞犬見出塞之旌旗康衢鼓歌慰迎

鑾之父老訪落備於封中清問聞於徼外

天顏有喜多慶之氣全消

聖武惟揚表貉之典斯壯遂使 賜復之家糝糠簞道禳田
之戶甌篲滿篝輶章皆復旦之聲蕢鼓卽鈞天之樂載旒干
於馳道掩映黃雲排闥戟於平原周遭翠壤蠲租除稅寬大

之詔屢聞含幽育明惠保之澤靡聞德至矣哉獲以加已
若夫聽災民俗以芻蕘爲韋弦景寫

宸衷藉詩歌爲鍾鼓尋璇梯之舊韻鐫丹表之宏辭洵乎松
棟文章藻火粉米柏梁體製日月星辰歌傳晨露徵愷澤於
緇函書效嘉禾兆黍稌於玉燭索句重英之外烟墨橫飛刻
牋迤邐之前苞符有耀是雖三侯繼作八伯同賡亦何能點
竄清廟之詩雖頌天保之什者哉斯時也陰祀禮虔陪京
蹕啟受禋福於昭回荷熾昌於昊綽鑣迴青微蓋晡元都黃
祇迓其嘉祥蒼朮頌夫仁孝臚句敷道陳玉帛於堯亭錫嘏
承釐胥簫勺于禹甸臣初陪鷺序未奉駿奔瞻彩仗以徘徊
迓屬車而舞蹈敬獻猗那之體敢矢卷阿之音頌曰

於皇盛京

列祖所治洛馬効靈天寵扶次幽贊明察以啟

聖嗣

三陵歸矣在濟之陽玉桃幽隧朱果繁昌青螭衛夜元鳳營
霜宏我邦邑式是憲章憲章伊何

聖孝來格澧水攸同昭事

宗祏信人覲土掌舍置帟戊校陟原辰旂馳陌訾黃盤裔

既北既東陞通九閭牖達八風考文秭席眡景蒿宮曲踊

白霄枯囊紫漾

天子仁聖曰揚

祖烈挹婁開基樂浪有截載眺

永陵川局岳鐫

隆業天柱寶城屹嶠

聖德神功瑤碑奠絕

天子仁聖曰續武功薩爾潁戰寶維

太宗三腰戡定八趾交訏煇黃卜洛縮版作崇用集大命鎬

京辟雍

天子仁聖曰謁

原廟斗樞戴篋月駟躡嶠感生周祀和安宋調告潔釧甄升

中薪燎降福孔多受賑既醺

天子仁聖曰酌元勳咎繇配夏仲虺祠汾疆劉衍衍彤習翹

勲曰揚曰費觥醪純纁

天子仁聖曰舉餒禮太乙泣壇雨已負展廡胖在宮嘽冕承纓錫爾賓卿行葦敬止

天子仁聖曰紹

純皇昭陽單闕陪祀具慶繼志述事

聖謨洋洋城名安邑地謚行唐嘏慈祝孝嗣服無疆嗣服昭哉載錫不匱大房玉飾虞黻告備琴瑟召熏冠裳垂帷勾萌既達殞殂咸遂曰觀四岳以輯五瑞疇人協甄壤翁肆夏順時大酺與民休暇熙熙攘攘有黎無赭方載圖靈虞甄陶冶遂開明堂大告天下

萬壽五旬正誕恭頌代作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深仁洪恩協氣寧茲天地訢合禮樂
明備六幕轉覆罔有不綏九賓臚句罔有不輯羣生萬彙下
及蜎蠕罔有不遂罔有不順成蓋

聖德若此其盛也至治若此其和也大生廣生翔洽熙穰若
此其富以繁也顧猶聖不自聖謙尊而光 詔示中外於
萬壽五旬正誕典禮之外繁文縟節飭勿舉行屏華崇儉又
若此其執兩用中也謂非

聖人與天地合撰盡以臻此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位祿名壽厥爲四得此

御製四得堂詩所由善繼善述也粵稽

前寧得天之數

恭釋
室詩註

隨安

今衍疇大衍大衍之數五十是

由天之數因而重之也是繼天之義也聖節十月律中應鍾國語六間應鍾均利器用禮記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元曰器械禮樂之器握乾符闡坤珍披星圖稽帝文胥由此也且冬中也壽受也

聖天子受中于天執中以臨照天下漢律厯志十月萬物皆含育玉燭寶典南極之影至冬愈長此

聖壽之先天弗違者也今年支辰在巳說文巳者萬物皆有文章也欽惟乾隆癸巳

南郊

聖德默陳

昊穉今支辰又值巳

萬壽嘉祥乾符適契離明繼照魏乎煥乎此

聖壽之後天而奉天時者也

皇上得天如是其純常憲天如是其宥密洵乎四得備具於
以婉 先烈而軼前古何其盛哉然且懋建皇極祇承 家
法登靈臺正儀度三光宣精五行布序左个以溥春祺右壇
以親國本圭邸匏爵隆禮由禮 啟運天柱永寧以次五岳
隆業昌瑞以次五鎮龍潭祈澤九叩申虔廸前光也懋敬德
也通淳化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祀事天明也由是本
敬天之意以尊祖敬宗祇三精陳八湓烟燼調元烝昇洽禮
孝禧備矣休徵協矣緝熙光矣然且仰矚箕緯遙溯瀋水
邠邑發祥之地殷墟耆定之年開天升師之紀白圖赤紀之

符稽典考文紹聞衣德秋豫載肅有事

三陵岡騫嶽騰示迓靈衛反本修古聞愾見優協氣敷於萬

葉嘉頌第於八部亦旣軼虞烝跨漢典矣矧夫式成訓稟神

謨甄寶紀法天而溫肅齊焉法考而過存均焉繼體

之禔福遠邁乎千古宮中之時憲用祝乎大年

恭釋御製
頒朔詩注

纂寶錄于史竄展敷土於孺慕宏惟達孝言必稱先於以述

貽謀焉予以統勗茲焉予以單肆靖焉且夫執中抱蜀

聖德也輯遐牖邇聖功也

皇上大矩應心威械在御六伐所必嚴也邳張以申討三祀

所必肅也虔禱以永佑由是富媼效靈天戈所指蠹穢滌邪

有苗來格以至蛾飛蟻伏穽掃蕩除藍號紅號殊其名川氛

楚氛異其地 帝綱恢張神著獨斷苞孽旣盡寓內蕩平回
疆準部烏斯衛藏南斗以南北斗以北日所出處至日所浴
稽首來庭無思不服于是蒐軍實班馬政木蘭則有梁騶之
收冰嬉則有駢蕃之賞駐防則有贊序之選八旗則有養育
之挑宙合制矣尉候一矣且夫時巡之典所以省方問俗也
水庸之利所以轉漕衛農也嘉慶六年永定堤成九年千里
長堤成十三年

聖駕幸淀津視隄防觀民省風水歸其壑土反其宅由是東
河南河藁杞鳩滌疏濬合龍榮光四塞

皇上顧猶懷艱食鮮食之民厘已溺已飢之念凡有灾區立
予賑濟所費度支以萬萬計允矣樂清宴慶安瀾焉若乃奠

麗重光麗褫被扶世論道以啓經筵作人崇化以蒞太學
同文納軌以幸翰林 御講幄臨綿絕歌西離曜東璧大文
汜濩 聖論洋溢董賈屈其師說服鄭慙其博識矣崇文講
學 聖日孜孜曰釗茂修曰勵異等於是文顯之纂又若
天潢衍派若木分華族長以率之官學以董之家法以飭之
學額以廣之行葦之 恩殫矣備矣於是有宗室之訓豐亨
豫大既庶且蕃寢盛寢昌百禮告備

皇上爲造物養化機爲上儀權典則爲芸生致樸醇鐘石之
外無汎聲服御之外無備物於是有崇儉之詩廣輪無外熙
來攘往疇人蠶婦各以其時

皇上斟酌元化調四時之序茂對育物厘八政之先於是有

耕織之詠授衣之訓百爾率職大法小廉羣吏之治所必飭焉

皇上以勤政勅萬幾以潔已勗庶尹矢清白則蒙庥者衆矣知廉恥則散法者鮮矣於是有義利之辨肺石達民愆民惟刑惠暴寬惡抑又悖矣

皇上以刑期無刑之心行辟以止辟之法漢刑法志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書曰惟明克允蓋言慎也於是有慎刑說明慎用刑論

聖學淵微上軼姚姒故發爲文章皆端本治術述三五撫億兆經緯燦備不僅鋪鴻藻已也且臣伏窺

皇上之學內聖外王明體達用經術治術一以推之天文人

文一以貫之是故饗 帝饗 親大本也抗剛坏柔大武也
灑沈澹災 聖績也建極敷言至文也引翼惇敘懿美也持
盈保泰利用也劭農勸功懋勤也明罰勅法衡平也
御製味餘書室隨筆曰人君奉 天以治民必當法 天之
道以爲治又曰代天宣化必聖人而後能此之謂也夫天之
道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皇上聖德若此其盛耶治若此其和大生廣生翔洽熙攘若
此其富以繁仁聖之事旣眩而

帝王之道備矣中外臣民翔泳康娛醺醺遂遂賡衢歌而効
華祝者岡陵日月以致其忠愛之私而未已也臣以爲方今
重熙累洽率土安和凡茲億秭京垓臣民之數皆

聖德所不冒華生之數則卽以億秭京垓臣民之數爲

皇上萬壽無疆之數以衍嘉慶于無旣也臣重膺疊更忝竊

甲科得進祝釐之詞用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維 聖清同 天出治繼繼繩繩欽明文思

皇帝續武規周矩值 重華麗正璣衡卽次相古授受粵稽

唐虞彼非繼體雖盛猶殊天地一家春氣恬愉以 聖繼聖

紹庭曰俞癸巳

南郊薦 天寶始降監有嚴 昊天其子展也 仁壽歲又

值已蘿圖默契誕受蕃祉懋矣孝禧都福之庭以天下養養

以清寧吉祥制帛紺塏効靈顯謨承烈奉若天經天經伊何

孝思無斁曰謁

祖陵曰稽方冊鎬京辟雍 大命所集辰旂載馳營黃奕奕
糠燈明儉朱果開祥載瞻甲冑載設衣裳月駟躡嶠斗樞戴
筐宏我邦邑式是 憲章惟 聖神武靡遠不綏鸞尾絕微
狼隴幽陲摧腐振落中啟八達撫藩輯藏以協無爲紅苗乃
格白蓮爰誅雷驅電激曾不斯須竹郎楚舞蠻女巴歛弛我
蘭鐻卽我康衢康衢旣卽 天文彪炳八年爲集浩若干頃
經經緯史用垂文顯七閭巍然又益修綆

帝曰欽哉其策宣防京圻衛白吳甸淮黃津門時邁九扈胥
匡浚神効祉文安苞桑豫河南河菱稊考績厘其秋伏懷其
飢溺五壩節宣轉漕如鵠曰賁藏香監靈芳潔

帝曰欽哉其卹民隱籽種有借口糧有準有緩有蠲有減有

賑一物不安

皇心未忍富庶養之幾康勅之

帝曰欽哉曷自本支玉牒所繫宗學攸司聿垂寶訓念茲在茲

帝曰欽哉斥華崇實白雉來馴勿付史筆祇承家法夏忠

商質以勵有司以箴無逸泰符炳矣芾祿康矣枚寧效矣

靈繹昌矣惟聖法天不息自強惟

天眷聖悠久無疆

覃恩溥被中外洋洋與天合德綿算無量

簞谷文鈔卷二

海昌查揆梅史著

答盧南石夫子書

揆年華未老衆裡嫌身竿木相隨場前斂手張羅網鳳搶斥
鷄於下風縱縉求鰲沈游鱗於弱水明知梟盧屢擲未必成
緋泚泚雖工終慙漂絮才非作遠命不諱窮敢自外於升沉
實折中於榮養辱荷損書及詩興懷增慨謂揆以縣令去不
復應禮部試琯能候暖而葭室之灰寒遽可吹枯而柯亭之
竹爛直使揆當餐輟箸顧影休鐙銜石闕以悲來磨兜鍪而
氣短卽飛阜頓轡詎足追尤而疊瓦結繩何由騁辯然而宵
燭暗蜚微光尙能自照秋華夕沍幽懷耿以無言敢達懷來

用杼顛末唯夫子亮營焉揆生三十有九年矣胡桃煎油便
稱才學檳榔消食祇益酸寒槩雞羶爲八口之家借桑柘爲
半畝之宅履舄錯若坐多責券之賓鬢眉巋然旁有未婚之
弟枯蟬如魚不足饋堂上之食新笋成个何可充爨下之薪
此則拔劍遠樽廢書仰屋酒是掃愁之帚心如繼晷之膏尙
得謂曾平生志不在溫飽乎一也若謂上第須爭此才可惜
則方今賢雋雲合景從及此遭逢鏹聯轂擊輪囷紫鳳先披
永叔之袍紉縵盤螭早受和疑之鉢卽使駑駘厯塊何補赤
驥之一毛鷦鷯搏風詎抵翔鸞之片羽二也況復天上迴飈
曾經小劫道旁撿埴易墮空坑若使九變輸機三獻卞璞則
是神仙可成而家貧不能辦藥娉婷自惜而天寒誰與葺蘿

劉毅有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三也卽或蓬山染翰草澤昇名宦卽垂成居大不易黃衣翁至相如之夢纔符白眼人多嗣宗之狂誰道必至招遙市上蹴跋塵中領襲沾寒雨立朝正之楯槩鉛隔夜雷轟薦福之碑四也聞之官非聞達祿喜逮親是以白傳便養請授戶曹嚴助華資亦乞外吏揆迹媿前蹤義均內顧必謂范甯下車便興學校枚乘解褐何礙文章抑或有之斯固未信班超旣爲官傭書毛生且捧檄就道延竚恩門進退維谷揆頓首上

與左杏莊州牧書

行抵新安聞鴈 寵命赤緊重望保障賢勞淮泗交流波路
壯瀾在昔汝陰治行繫孔臺之思泚水圖經補麗亭之闕由
此鉤繩綿野經緯鬢河下車効于薦之歌比戶汲支祁之井
高掌遠蹠仰睇邳張東鄙西愚俛慙羈旅徒懷此君強項之
思能無道旁捉鼻之慨揆言涉皖水假道貴池凜秋戒塗涼
飈弭節日陟山谷樵牧訝其輪蹠曰畏簡書瞻寐笑其執掌
然而笙鏞萬壑時發其山心猿鶴一聲頓祛其塵網貴池之
北尙飲江水齊山迤東遂挹華峯峯氣往來仙靈雜沓所媿
盛年有懷賢刼旣虛華陽十賚之券未具摩訶三條之衣自
厓而反云如之何郵傳所及乃多故舊廚帳之設爰就眠食

溯自湯口暨于窮嶺，虬費萬熊，黃海爛其簪，釜渾濩百派，漸江沿其流，別遇所幽，衍山容如笑，忽焉奠絕，峻阪欲飛，雲霞觸鼻，多草木之馨，風霆盈耳，失徒御之響，北望吳楚，南極閩越，襟帶大鄣，睥睨百川，棧危於梯，覺臨水之恐，星大於瓜，驗所歷之高，甫生之松，已具干霄之姿，不舞之翮，亦有摩空之想，乃靈囿所蟄，蛟龍爲頑，崩崖忽裂，搜覆巢之危，奔湍迅注，致其魚之歎，高岸爲谷，能不悲哉！月之十日，始達郡城，手板罕謁，拜之勞，同岑有晏娛之樂，至於展事錯采，原始要終，雖竭智慮，尤所蠲息，夫八窗四達，賢者所希，十步九計，迂士所短，弧矢未剖，則周髀之術窮，鉅箒無聞，則申公之用絀，顧欲削牘筭，繙唱籌測，蠡孫武子之減，竈詎辨盈虛，檀道濟之量。

沙何關多寡此一難也如謂借矛可以刺盾引石可以攻玉則六豳五蠹捭闔之倜說五雀六燕箱軫之詭詞自古田文好客代焚薛下之券未聞却生入幕先反南郡之戈倘欲探鼃錯之智於囊底徒然遭嚴武之叱於牀下此二難也同官爲僚與駢之通識在心爲志彥和之雅軌即使驚摘發之神亦已失協恭之義旁風上雨尙有借蓋之忱千辟萬灌詎免鑠金之誚重然諾則負官箴市直聲則爲戎首形禁勢闕外沮內疑此三難也閣下成算應心高矩在手安絃罷張急之奏治絲擅解紛之能自嗟燭武少不如人猶幸夷吾君真知我竊冀件繫示以周行祇頌再三溯洄不盡

與趙琴士徵君書

琴士徵君足下久別再見於此三數年意計所未及也屏迹江上每冀遂良覲欲有所質比見乃復寂然幽憂之疾唯日噉飯高臥既無所得又何所疑邪承示通鑑注商於晉宋後地理尤爲精核不獨糾正胡氏之失雖涑水考異亦多匡救豈尋常摘瑕索瘢之比客次無書冊可檢不足任校讎爲媿苟有未安亦不欲自匿焉幸指而教之胡氏注赧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注商謂劇辛爲龐煖所殺事在秦始皇五年距赧王三年久疑別是一人然劇辛伐趙不能謂不在秦五年而疑其別有一劇辛又孤詞無證揆謂此胡氏誤讀燕策耳燕策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

自趙往士爭湊燕蓋謂朝隗之後士皆聞風先後而至以見郭隗之言之效不必定在築宮之年也自昭王元年至二十八年而後樂毅爲將伐齊自此以前固皆買死馬骨之時矣故以劇辛伐趙之爲秦五年而證其至燕之非昭元年尤曉然耳史記樂毅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按魏昭王元年燕昭王之十七年周赧王之二十八年也然則樂毅入燕尙在燕昭十七年之後益可證劇辛至燕之不必爲昭元年也又通鑑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注商郝非幽王之弟考烈王之弟也按郝又名猶史記楚世家幽王卒弟哀王猶立庶兄負芻襲殺之列女傳以負芻爲考烈弟則哀王亦考烈王弟矣然信列女

傳終不如信史記抑別有所攷耶又通鑑秦二世三年襲候
王陵降注商主顏師古以爲非安國侯是也王陵傳云自聚
黨數千人居南陽葢陵與高祖同爲沛人高祖所兄事聚衆
南陽特與高祖同時竝起未有所歸犇東之戰亦在行間故
張蒼當斬陵力援之得免不肯入關則仍留南陽可知故功
臣表云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漢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沛
公又嘗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此皆王陵實從沛公
破南陽之證也特其兵自將至還擊項羽始以屬漢非有叛
服之迹降云何哉全氏經史答問主臣瓚韋昭固不若師古
爲確也又漢孝和帝諱肇注商疑章懷引說文有錯誤重出
按肇當作屮說文屮注始開也卽伏候古今注肇之字曰始

者也爾疋釋詁釋言皆當作羴東漢經典文字已用肇代羴而孝和之名因之義則從羴文則從肇故許氏於戈部肇注上諱其實肇本訓擊說文此字下與戟戣戎甲戮戟相次皆五兵之屬李賢引說文大可翻當是肇字本音自以羴代肇而羴之字廢又以肇訓始而肇之本音與義亦晦矣又通鑑中平六年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注商疑范史俱云丙午朔按靈帝本紀四月丙辰帝崩戊午皇子辨卽位是月丙午朔則十一日丙辰越二日戊午而少帝卽位若丙子朔則此月無丙辰戊午通鑑以三月丙子朔而誤耳又通鑑中元四年屠各胡反注商據張奐傳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同反後云斬屠各渠帥疑范史於此脫休字而後人因之按陳琳檄

吳將校部曲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遑羗焚据此則屠各之稱在范史之前非張奐傳有脫字
也晉中興書曰屠各種最豪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亦無休
字范史鮮卑傳作休著屠各注商作烏桓傳筆誤耳又通鑑
官渡之戰琳爲檄書數操罪惡胡氏注按文選琳爲紹檄豫
州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爲
言注商駁之以檄首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指昭烈而言如
檄吳將校部曲託之荀彧此託之劉豫州耳以揆攷之胡固
非是注商亦尙未盡蓋此文本檄荊州文選標題以荆爲豫
傳寫之譌也按史昭烈於建安五年正月兵敗歸袁紹蜀志
昭烈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魏志亦言劉表爲荊州牧與袁

紹相結而劉表傳云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卽此檄也故云大軍汎黃沙而角其前荊州下
宛葉而掎其後又云卽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須
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云云所言專指荆冀而不及
他州謂非檄荊州之文乎以爲檄豫州固非以爲但暴操罪
狀於天下亦非也又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
文書注後臺謂尙書臺注商以晉宋後多以王朝爲臺此時
疑已有此稱揆按後漢本紀詔以尙書令陳羣爲鎮東大將
軍尙書僕射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車駕親征則撫軍當留
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尙書事鎮軍隨車駕督衆軍錄行尙
書事据此隨車駕者錄行尙書事則留許昌者錄尙書臺事

可知且此卽黃初六年詔應從胡注爲允也又晉永嘉四年
庾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注商以晉
志永興元年立義興郡據以爲此事在惠帝時按晉志誤也
周玘於永興元年討石冰本傳揚州平玘不言功散衆還家
永嘉元年陳敏反玘與顧榮等獲斬之本傳詔補尙書郎不
赴永嘉四年錢璿反本傳璿寇陽羨玘合鄉里義衆討璿斬
之玘三定江南帝以玘頻興義兵勛誠竝茂乃以陽羨及長
城之西鄉丹陽之水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正此年事若
在惠帝時則甫討石冰不得言三定江南通鑑据本傳胡氏
注亦本傳語也又晉永和十二年未至廣固百餘里段龕帥
三萬逆戰丙申恪大破龕於淄水胡注引載記恪破龕於濟

水之南注商謂通鑑當別有據按水經注慕容恪攻段龕十旬不拔塞五龍口而龕降五龍口在廣固城西實淄水所經故通鑑云然載記言濟水之南與恪自言濟南之戰不言淄水者按歐陽忝輿地記青州晉屬齊國濟南宋志青州治臨淄又濟南漢文帝分齊立據此濟南以郡言淄水以地言耳又宋明帝泰始二年置司州於義陽注商以義陽泰始五年度郢州隨陽永光元年度雍州泰始五年還郢州安陸本屬郢州皆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司州不知司州此時所屬有何郡縣按宋志司州文帝未立於汝南尋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漸成實土焉領郡四通鑑繫之泰始二年與志合惟二年甫復立而五年卽度屬郢州且志稱立於義

陽當卽治義陽若度屬郢州則司州又治何所疑已立旋廢
至元徽又復立蓋朱志於司州刺史明言明帝於義陽郡立
司州而於四郡下闕之文可互見也且隨陽本隨國秦始五
年屬郢始改隨陽胡注當云領義陽隨安陸汝南四郡無陽
字方合安陸二年後亦必他屬志闕耳注商又疑司州復置
時寄治義陽所屬惟安蠻左郡南汝南二郡揆按齊州郡志
司州鎮義陽太始中立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自
此以來常爲邊鎮領四郡元徽四年又領安蠻郡据此太始
二年安蠻左郡亦不屬司州也沈志曰地里參差名號屢易
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著錄時已自言如此固不能無疏漏
焉暑甚不敢出戶又苦無借書處耳目所及涉筆得此數條

欲供校字之役譬之見一漚而以爲大海在是不誠可一噓
噓哉

與屠孟昭書

孟昭足下自以憂去官人不得通書問惟足下學道日進將出爲太守以曩之所以爲治者董其屬且由郡推之一道由一道推之直省所爲治益廣則其化日神而道以益重揆羈旅江城或寄食野寺中旣昧於知幾有負俗之累賢不肖相去寧復可校寸尺短長哉嚴冬無事檢敝簾得友人所爲文字碑刻次第之以付兒子世燮讀且摹之足下所寄明黃忠桓公墓表在焉其文湍激疾迅勇於立言固已大遠於俗吏之所爲揆媿遜而已復何能有所損益於足下第愛而頌之反復之久有鯁於喉而不可不爲吾友傾吐之者足下謂古未成乎君無忠臣成乎君而未正一統者從同夫豈無所本

云然哉揆嘗學於春秋三傳矣魯之子赤齊之子糾晉之奚齊皆未成乎君者也季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左氏傳曰荀息將死之又曰荀息死之宣公八年仲遂卒於垂不稱公子貶也成公初立問叔仲惠伯之死遣歸父之家然則知公子遂之爲罪卽知叔仲惠伯召忽荀息之爲忠皎然也傳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使未成君不得有忠臣將庶孽所產不得有孝子義未可安也且春秋所謂未成君者未踰年之君耳禮未踰之君臣下無服蓋一年不二君之義豈謂不當忠於所事哉足下又謂漢昭烈帝未正一統朱紫陽綱目亦拘於獻帝二十四年不爲漢壽亭侯書死之此成乎君而未正一統之說惜足下徒欲信其言而未暇

考也綱目書死之凡七十五自力諫不屈起兵討賊國亡城
亡皆大書特書之善詞也蓋先有必死之志而又絕無可爲
從容轉計之地者綱目乃深許之若侯於昭烈爲心膂股肱
共矢匡復肯以區區勝敗之常遂以爲致命遂志以死殉江
陵哉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論語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且使侯不死則昭烈
無猯亭之敗無猯亭之敗未必卽有永安之喪吳蜀苟不背
盟竝圖中原漢之存亡未可知也故綱目於侯之亡牽連書
之曰十月呂蒙卒讀史者謂所以甚吳而惡蒙也非有靳於
侯也唐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被害綱目書爲李希烈所殺惡
希烈也由是言之義各有當不可謂拘而足下且謂漢災興

後於守將傅僉則死之於衛將軍諸葛瞻及其子尚則死之於北地王諶則死之死難之臣無不大書特書者而於侯獨否遂疑昭烈未得正統而然然則綱目始終未以正統與吳者而晉太康元年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又何以得書邪足下又謂歐陽修與朱梁以正統則書王彥章死之似矣是故唐閔帝則書磁州刺史宋令詢契丹陷晉祁州則書刺史沈斌周主克唐楚州則書防禦使張彥卿皆可爲足下伸其說而宋史曹彬克夔州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克金陵門下侍郎陳喬死之夫蜀與南唐皆不得與於統者而繼綱目而其書亦從同嘉其節而與之其不繫乎有天下之號抑明已使朱梁不正統綱目於彥章之書死之固亦無以易也夫春秋之

義懲惡而勸善而已矣雖要荒單外教化不及及短褐窮袴之賤苟知慕義興行自拔於衆聖人且亟許之使其知有尊親而犯上作亂之不可爲也況於朝廷之士哉

國朝纂修明史於宏光年號竝未削除魯監國唐王之臣勝朝殉節諸臣錄備載而優卹之足下謂曠古未有蓋誠然矣宏光諸鎮將如劉澤清高傑劉良佐皆跋扈不終獨忠桓以死殉國又事母孝足下表暴之爲之禁樵蘇立麗牲之石可謂知其大矣揆在宣城有姜貞毅墓而累於俗不能以文字及之所以爲媿遜也

與沈孝廉

揖別都門星徂霜往欽欽在抱我勞如何僕自二月結軫首
塗迂道津門涉淮溯皖行役之勞不暇自念輒念足下就試
南宮盛風健翮引領長安西向而笑不意羣飛刺天足下又
有劉蕢之慨此才可惜豈僕一人之私言然足下歸心淨業
煩惱都除視一切空花幻相如雪見覲胷次故自灑然豈復
老象淤泥不能自出縛著世諦者比耶可見留心禪悅亦是
涵養德性之一助良慰良慰足下比來有得子消息否竊謂
儒道傳世釋道傳法聖人之教大生慈氏之教無生旣曰無
生則死灰槁木情感多寂卽有所觸不足綢繆譬諸草木當
春氣萌動滋膏暢遂自下而上榮爲枝葉成爲果實此生氣

也凜秋窮冬氣蓄神歛非無雨露生意自索故佛氏之教猶
寒冬也雖足下禪誦所及未必遽得無相三昧而一心所詣
生滅判焉愚以爲足下惑矣足下儒者也奉孔子之教有曰
矣彼佛氏曰了生死孔子則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了生
矣生之事了則死無不了直捷痛快何等了當豈必于了生
之外更增出了死一層自生障礙乎故其言曰無生是了生
也其實是不知生曰往生是了死也其實是不知死大抵佛
說翻空儒言蹈實有生之事皆分內之事家室倫紀宗祖似
續之事又爲有生莫大之事了此則生人之道盡又安得所
謂無生安得所謂往生耶且世尊之在彼國蓋亦一賢豪傑
出之士以慈悲智慧勇猛精進教化其國俗旣涅槃後諸弟

子綜述遺言爲四十二章經其生死去來亦無所異自攝摩
騰竺法蘭輩入中國于是習尙元虛儒墨相煽如劉遺民雷
次宗周續之之徒競以異學爲高溺而不返其時英偶之士
遂有竄入緇流炫其才藻慧遠之通詩序法護之博六經蓋
皆由儒入墨潤色張皇瓔珞衣裳迦陵音樂皆六朝才子之
文耳故其言之精者自可於諸子之外別具一種遂以爲出
世之真諦可乎彼教之誘我者曰極樂國中有八寶池八功
德水金銀樓臺琉璃珠玉五色陸離天女天花繽紛曼陀令
人神往顧讀水經注慈嶺雪山大千世界今皆在藩服皇華
往來誌其土風可指諸掌而西藏所稱文殊普賢轉生人世
之大呼必勒罕輒出一族等乎世蔭乾隆間製金奔巴瓶以

賜之凡喇嘛轉生應坐牀者置名于瓶公掣以定則所謂文殊普賢可知矣愚謂地獄變相刀山劍林種種怖畏警動龔俗足以佐王法于五刑之餘成佛作祖青獅白象莊嚴宏麗奔走下士作其慈善之心亦可爲聖人輔世長民之一助至於叢林講寺剃度挂單收拾游惰無藉鰥寡老弱疲癯殘疾之民得以存活此則昔人大養濟院之說也夫如是故其教入中國千百年香火廟社恒河沙數尙無惡于聖人之道者如此而已若夫飲食男女孳養生嗣彼俗亦然華嚴經文殊師利與其眷屬住清涼山則文殊有眷屬矣淨名經維摩詰此云淨名般揭之子母名離垢妻名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則維摩詰有母妻子女矣涅槃經如來恒於衆生生一子

想又云譬如長者惟有一子心常憶念憐愍無已則有子之念未絕于佛性又校然也人有情則生無情則死梵語菩提此云覺薩埵此云有情省文言菩薩此云覺有情也菩薩者有情之謂耳翻譯名義彰彰如是而情之至者莫如父子夫婦然則足下今日之無上菩提宜莫先於子嗣矣涅槃經法緣者不見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維摩詰經則曰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負荷一切足下之負荷重矣幸萬萬自愛從此破除翳障早得子嗣以衍一綫千鈞之重倘復堅執彼見往而不反則是貪嗔癡愛之心固結纏綿以求成佛作祖抑知適與佛祖相戾乎蘇文忠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混濁

中不可捕捉文忠深于禪理而其言如此昔朱文正撫皖時作
佛孝經而釋氏三種報亦首重孝慈足下奈何不以子嗣爲
汲汲耶三千里外俗狀無可告慰惟此耿耿之懷爲足下貢
其狂瞽如其言可采尙冀留意非欲以文字騁辨重勞駁難
也

答王亮生問諸馮負夏

舜以大孝聞又起自側陋陶漁耕稼所至人悅在田間時已名滿朝野故四岳得而薦之元德升聞也焚廩浚井傳爲神奇呂覽所稱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者蓋不待爲天子時矣游處所在爭引爲重流傳失實其說滋多惟折衷于經則榛蕪可芟耳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路史謂卽諸浮按左傳六卿相見於諸浮杜注晉地正義謂當在晉之近郊則諸浮亦未定所在顧景范謂絳州垣曲縣諸馮山在縣東北四十里舜生諸馮卽此亦不足據揆謂說經還當以經證之司馬遷嘗受尙書於安國於五帝本紀曰舜冀州人也帝王世紀及援神契皆曰舜生于姚墟世紀又曰家本冀州與史記

合則攷舜之生當求之冀州其非冀州者可勿信也在冀州者證之于尙書曰釐降二女於漚汭於虞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路史舜之先國于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按四岳之薦已稱虞舜明非舜所封自幕至於瞽瞍世居於虞矣律歷志瞽瞍生帝舜處虞之漚汭稽古錄虞今河中府虞鄉縣漚水之汭舜所居也皇甫謐曰漚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水經注以漚汭爲二水而孔安國馬季長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汭爲漚水之曲是也按蒲坂今解州地蓋舜世居於虞在漚水之汭不言姚墟者以漚汭槩之猶言姚姓之墟里在漚水之汭耳諸馮當是其地有二名此以尙書證孟

子不必別爲穿鑿者也足下以諸馮當在濮州而通典謂在金州西城則均失也地里志漢中郡西城應劭注世本嬀虛在西北舜之居郡國志成固嬀虛在西北注帝王世紀亦云姚虛在西北水經漢水又東逕嬀虛爲灘注引世本云舜居嬀汭在漢中西城縣歐陽忞云金州西城縣本嬀虛舜常居之二漢屬漢中郡此與杜佑皆襲應劭李賢之誤金州西城今漢中府西鄉縣也距冀州寫遠詎足信耶若濮州之譌則始於應劭謂與雷澤相近而隋乃以雷夏澤爲雷澤縣樂史遂謂其地有厯山姚墟其實非也惟負夏則在濮陽耳按釋名夏假也假又通瑕史記鄭世家傳瑕索隱作甫假魏世家魏王假列女傳作瑕後漢馮異傳封陽夏侯夏音榘禮學記

夏楚二物讀若假檀弓公肩瑕師古曰卽公肩假故負夏卽
爲瑕丘也瑕丘有二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衛之瑕丘也季康
子囚邾子于瑕丘魯之瑕丘也酈道元注水經以爲魯衛雖
殊土則一也悞甚鄭元注負夏衛地則衛之瑕丘是路史國
名紀謂在濮陽東南三十里唯酈注以魯瑕丘爲公叔之所
升而路史又以衛瑕丘爲邾子所囚則交相悖矣尸子就時
負夏販于頓丘帝王世紀始遷於負夏販於頓丘疑爲重文
蓋頓丘負夏皆在濮也又耕漁陶販舜無不爲然孟子於舜
之生卒鄭重言之而中間僅舉其負販之地于義未安按尸
子與呂覽貴因篇皆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以
此訓遷庶爲得之

孟子外書性善辨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雖出劉貢父亦可爲諸馮卽姚墟一證